



雪落无声

故事讲述了萧笑天不堪回首的人生历程，展示了萧笑天与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，揭示了萧笑天身为大地市市长是怎样一步步走进被称为“时代风云人物”马桐浅设下的一个又一个圈套与陷阱。情与法的较量、生与死的较量、人性与邪恶的较量，该何去何从？雪落无声…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于江◎著

雪落无声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落无声/于江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6.6

ISBN 7-5059-5282-X

I.雪… II.于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1804 号

书 名	雪落无声
作 者	于 江
出 版 社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 部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苏 晶
责任校对	宋晓燕 杨松柳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 厂	河北衡水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9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5282-X
定 价	20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第一章

—

太阳依然那样执著一如既往地
从东方升起。
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。

二

萧笑天和往日一样，匆匆吃完
早点，然后从衣架上取下风衣，
然后拿起沙发角边的公文包，
然后匆忙走出家门。

站在大门外，萧笑天竟然发现
车没有来。
他即刻紧缩眉头。
司机从不迟到，今天居然没有
按时来接他。
不像话！
他正要发怒，却一下子忍了回去。
他仿佛这才想到，车不会再来了。
从今日起，他不再是市长了。
他就是一个萧笑天。
一个刚吃过早点的萧笑天。

他情不自禁地深吸一口气，眼睛直视前方。

他就这么站着，站了许久。

许久……

第二章

萧笑天神情有些木然地伫立在那里……

这儿是上下两层二百六十平方米的独栋楼房。

此处东邻广场，背靠群山，西五百米处有一个人工荷花池，是全市环境最美丽的地段——每到荷花开了的时候，就知道了什么叫锦上添花。

这儿是大地市高层人士居住的地方。

萧笑天扫视一眼门前的花园，仿佛第一次发现这个花园好大，花的种类好多，能够叫上名字的却寥寥无几。

时下，虽然已经立春，但是这儿还没有透出多少春的气息，冬的严寒依然笼罩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那些被罩在塑料纸棚里的，叫不上什么名字的花儿，大概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欣赏时就已经凋零。

一些零碎的，红色的、白色的，已经开过的花瓣还在顽强地延续着最后的生命。

花匠呢？

他今天也没有看到花匠按时到来。

花匠还会继续来管理这个花园吗？

……

一切都是那样的美丽。

也是那样的失色……

唉，他不由得，不，是莫名其妙地叹息一声。

他抬眼望着跳进视野里的大自然，面对眼前的一切，仿佛别有一番从未有过的感慨：生活原来是有颜色的，就像他此时看到的大自然一样。

于是，他这样想：也许生活该从头开始，但他却感到有些迷茫……

二

室内。

萧笑天不得不回到屋里。

独自坐在二楼书房的沙发上。

看上去仿佛什么也没想，但心里却多少有些不自在。

他很懵懂，这个不自在究竟来自何处？

他真的说不清楚。

许久，他抬眼巡视着书房，书房好大，书柜装饰了整个一面墙壁。宽大的写字台占据了室内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。一对蓝布沙发摆放在与书柜相对的地方，沙发前放着一个玻璃茶几，上面放着一套看上去比较考究的陶瓷茶具和中华牌香烟。

他伸手拿起香烟，但又放下了。

他很少吸烟，烟大都是用来招待客人的。

回想起来，萧笑天来大地市已经七年。

在这七年里，他一直坐在市长这把交椅上。

在这个书房里，他曾接待过无数次客人，三教九流，门庭若市。

因而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和失落，更不会像现在这样感到茫然……

其实，这种感觉几个月前他就已经有了。

尽管那时他还没有退位，但是换届的工作早已未雨绸缪了。

当然，凭萧笑天的年龄和实力，他完全可以继续担任大地市市长，可谁也想不到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却主动向上级组织提出让贤。

还没有到正式换届呢，消息就这样不胫而走……

从那时起，他便感到来家里的人突然变得稀少了，而且越来越明显。最让他不明白的是那个马搁浅。

马搁浅为什么也不来了呢？

马搁浅中等个子，被酒撑大的肚子，圆鼓鼓地挂在胸前，显得十分滑稽有趣。他的脸形，那嘴、那鼻子，特别是那眼睛，长得极像林彪。简直是林彪的一个翻版。

往日里，马搁浅三天两头，有事没事总往萧笑天家里跑，对萧笑天是关怀备至。他经常说的一句话：

“萧市长，您把我当儿子，一辈子我都听您的。”

有一次，萧笑天陪完客人刚回到家，马搁浅随后又来拜访他。他一边把马搁浅让到沙发上，一边说马桶堵了，他要先打

个电话,请物业来修一下。

马搁浅一听,立即从沙发上跳起来,一把按住了萧笑天正在拨打电话的手说:

“萧市长,不就是马桶坏了吗,我来修。”

于是,两人去了卫生间,萧笑天指了指马桶,说他早晨不小心将一只牙刷掉里面去了,看不见了。

马搁浅弯下他的脊梁,低头看了看没有冲干净的马桶,但他的确没有看到有什么牙刷。于是,他把毛衫袖子向上一推,正要下手,被萧笑天阻止了。

“这可不行啊,怎么能让你下手来掏马桶呢?”

马搁浅奴颜媚骨:“萧市长,您又把我当外人了?不是说过了您要把我当儿子嘛。”

马搁浅一边说着,一边早已经把手伸进了马桶。

萧笑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去看马搁浅在忙活,去看他的脸,感觉那张脸恍恍惚惚的,看不真切,就像浸在水中的什么影子,飘来荡去,似有若无。可是,他还是能感觉到他的样子,完全是一副不受欢迎的样子。他突然想,如果是换了别人,他会毫不犹豫地轰他出去,可是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对马搁浅不这样做。是因为他喜欢他吗?那么他又喜欢他什么?是阿谀奉承?是,看来是这样的……天哪!……

马搁浅很有耐心地慢慢摸索着,不多一会儿,他还真的把那只牙刷掏上来了,他仿佛获得了巨大的满足:

“哈哈,萧市长您看,我把它掏出来了,它逃不出我的手掌心,怎么样萧市长,做您儿子我还算够格吧。”

萧笑天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他见马搁浅的毛衣袖湿了一大片,于是就赶紧去找出自己的一件让马搁浅换上。

而马搁浅却说：“萧市长，不用，我不怕冷，虽说是三九天吧，我都出汗，不信你看。”

他这样说着，抹一把额头，然后把手伸给萧笑天看。

萧笑天看看他那干燥的手笑一笑，什么都没说。

萧笑天在默默地想着什么，仿佛是回忆马搁浅所给他留下的几种印象。

他越想越觉得好像哪儿有点不对劲。

怎么了？

哪儿不对劲了？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

而这个感觉究竟来自他自己，还是来自马搁浅？

他一点也说不清。

唉，人哪……

尽管如此，萧笑天最终还不得不说马搁浅是“好样的”。

说这话是在三个月前的时候，萧笑天为一个特困家庭安排子女就业到马搁浅公司，先是通电话，一开始马搁浅十分痛快，萧市长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但是后来什么都变了，马搁浅对着话筒，拖着声音说：“哎呀，现在公司需要高等人才，你这个不符合标准，这样吧，等再研究研究，通过了马上给你回话。”

一周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

马搁浅始终没有给萧笑天一个明确的答复。

萧笑天不信这个邪。虽然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提醒他，说像马搁浅这样的人，转弯是相当的快，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没有一点真诚可言。他想，即使是这样，但现在还不至于吧？因为这个市长还有三个月的时间，只要他还在位一天，马搁浅一定会听他的。

于是，他亲自去找马搁浅。

他们恰巧在马搁浅公司门外相遇，也恰巧是马搁浅刚坐进奔驰车里的时候。

两人的影子就是这样出现在对方的眼睛里。

马搁浅忙摇下车窗的玻璃，探出半个脑袋，眯着眼睛对已经走下车来的萧笑天说：

“还是为那事啊？”马搁浅第一次这样对萧笑天说话没有任何称呼。“我们研究过了，不行，我得为我们公司负责。再说了，你马上就不当市长了，管那闲事干吗？要不你到别的单位看看，我的上司找我有事，我得走了，改天我请你吃饭啊。”

话音刚落，马搁浅就把脑袋缩进车里，迅速摇上车窗，车倏地从萧笑天眼前驶过去了。

萧笑天随即转过身，两臂交叉抱在胸前，望着飞去的车尾，倒吸一口凉气。心想：马搁浅真是好样的……

这是萧笑天和马搁浅最后一次见面。

也许他们再也见不到了。

……

一切都像一个梦。

一个编织的梦。

萧笑天情不自禁地回忆着这些，又情不自禁地戛然而止。

他长长地叹口气，抬抬眼皮，有些疲惫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在写字台旁边放置的一个黑色皮箱前停住。

这个皮箱，是司机昨天从他办公室里拉回来的。

他伸手摸摸皮箱，不由得想起昨天的一幕。

中午，有关新老领导设宴为萧笑天饯行。结束时，他告诉

司机，去帮他收拾一下东西，他要把办公室腾出来。

于是，有人说：“萧市长，不是已经说过了嘛，那办公室给你留着，你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。”

“是啊，萧市长，你干吗要急着腾出办公室呢？你看有多少领导，不早就彻底退下了，那办公室不还占着嘛。”

“对呀，萧市长，你只不过退到二线去，办公室还是要有的。”

……

萧笑天听了他们的话，微微一笑说：

“大家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我决心已定。”

萧笑天果真就这样腾出了办公室。

他把属于自己的，或者说不能留下的东西都搬回家了。

他看一眼皮箱，不由自主地轻轻打开，上面露出了还透着几成新的书籍。

他拿起一本又一本，什么《现代城市规划与发展》、《改革理论与实践》、《现代化的陷阱》等等。

这些书都是他喜欢看的。

现在，他该为这些书重新找一个存放的位置。

他扫视着书柜，满满的。什么传世藏书、秘史、世界十大禁书等等，都是精装。

而这些书他没有花一分钱，都是别人送的。

谁送的？

他已经忘记。

他不喜欢这些书。

这些书从摆上书柜的那一刻，他大概再也未动过。

他喜欢箱子书的书。

他调整了一下书柜,把他喜欢的书,放在他喜欢的地方。

萧笑天正在将箱子里的书一本一本地放到书柜上,不久,他觉得他的手仿佛触摸到了与书籍毫不相干的东西,他本能地低头放眼往箱子里一看,即刻周身一凛,手里的书也随即掉到箱子里去了。

他的脑袋在慢慢变大,脸色在一点点变白,头顶像是有谁突然给他安了一个紧箍咒,让他十分不舒服。他用力眨眨眼睛,他希望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,箱子是空的。

然而,箱子里的一切依然如故。

他的眼睛在冒火。

因为他感到箱子里的一切像魔爪一样正在爬行,冲着他,准备要把他撕碎,想要他的命。如果说他愤怒了,倒不如说是害怕了更为确切,他哆嗦着手狠狠地掀翻了那只箱子。

随即,箱子里的一切和箱子一起,被彻底抛到地上……

三

窗外。

天气骤然起了变化。

下雪了。

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地从浑浊的天空中飘落下来,大地一片白茫茫。

眼前的那片山,那片松林不知道何时已经被雪彻底覆盖了。

不久,一群麻雀黑压压地从远处闹嚷嚷地飞过来,停留在一片雪松上,它们仿佛相互窃窃私语了一番,然后又叫喳喳地

飞走。

它们要去哪里？

他想，它们肯定有一个自由的王国。

随着它们远去的影子，已经很难让人判断出它们是什么。

当然，它们是一群麻雀。

可是它们会变化。

它们越来越遥远了，仿佛变成了一群蜻蜓在飞；

再遥远一些就好像是一群蜜蜂；

蜜蜂也很快又变成了一片小黑点点；

不久，那些小黑点点也逐渐消失了。

其实，它们依旧还是麻雀，它们也并没有消失，依旧还在空中飞，只是人的眼睛出了问题。

萧笑天就这样，在窗前站了许久。

看了许久。

想了许久。

他的目光依然停留在那片黑点消失的地方。

那个地方仿佛带走了他一些什么。

究竟带走了什么？

他很难说清楚……

当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的时候，觉得有些累。

但他依然不肯离去。

略有些干瘦的身材挺立在那儿，花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着，人显得很干练。一张国字脸，浓眉下有一双小眼睛，但很有神。

他不免又去望着窗外。

雪依然在下。

这是立春后的第一场雪。

萧笑天第一次这样认真地去观赏雪，第一次觉得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雪，因为雪能使整个世界变得洁白起来……

过去些许时间，萧笑天还是弯腰捡起箱子，将一捆捆撒落一地的人民币，一一捡回箱子里。

他知道，他也曾这样想过，他完全可以带着这些钱去国外，去女儿身边；女儿定居巴黎，正读博士，她需要钱。

他又一次望着箱子，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现在有多么痛苦，因为此时此刻，在他眼前不断出现昨天中午人们端着酒杯，样子十分真诚地给他的那一番评语：

“萧市长，您提前退位是大地市的一个损失，您是难得的一个好市长，我敬您一杯。”

“萧市长，您对大地市的贡献太大了，解决了吃水难的老问题，修起了一座大水库，市内架起了立交桥，城外通了高速路，大地市人民是不会忘记您的，我也敬您一杯。”

“萧市长，您在大地市，清正廉洁，有口皆碑，我也要敬您一杯。”

……

“清正廉洁？有口皆碑？……”萧笑天一阵痛，他抓起一捆钱，狠命地攥在手里，如同攥了一个要索取他生命的东西。

“一百八十万！”萧笑天又一次自语道，“这是一百八十万啊！哪儿来的？不义之财，不义之财呀！萧笑天啊萧笑天，你究竟长了几个脑袋？啊？”

他下意识地伸手抓起头皮，觉得发木又发紧，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“这就是清正廉洁，有口皆碑吗？我萧笑天在人民的眼里就是如此的清正廉洁吗？啊？天哪！难怪人们都说，没有谁会 把腐败写在脸上的，我萧笑天居然也如此的不干净，一个地道的、深藏不露的伪君子，像我这种居然被老百姓视为好干部的人活在世上不上很可怕吗？天哪！可笑至极，可笑至极……”

萧笑天陡然莫名其妙地怪笑起来。

开始是哼哼地笑，尔后是仰天大笑，接下来便是狂笑……

他就这样笑下去，直到把眼泪笑出来了，干涩的泪水顺着他那带有褶皱的脸不停地往下淌……

萧笑天哭了。

第三章

—

萧笑天坐到沙发上，眼前的茶几上，散乱放着几张照片。

是萧笑天刚从那个箱子中的一个文件袋里拿出来的。

照片上的女人一个赛一个。

她们十分年轻，灼人而充满了诱惑的目光，依然使萧笑天记忆犹新，可以说很难让他忘记。

而这些女人都是被人当作“礼品”送给他的。

他当然断然拒绝。

但是，他至今也不明白，也弄不懂，这些女人为什么那么心甘情愿？

为什么？

他不由得想到朱沙。

而这一堆照片里没有朱沙。

但是，他却与朱沙有着一段不能忘记的故事。

朱沙小他十七岁。

014

长篇小说